

特战情缘

■向勇 张昕

两情相悦

2018年12月,陆军某部组织潜水集训,担任特战小队队长的杨红超,因潜水技能精湛被任命为教练员。

“潜水时呼吸节奏要稳,下潜速度不能急,先调整姿态再判断方向。”教学时,杨红超拿着潜水装备器材模型,一遍遍演示氧气阀调节方法及动作要领。刚加入女子特战连不久的下士纪青华听得格外认真。

为了攻克“水下定向”这个难点,一次,纪青华在冰冷的水里泡了整整一下午,嘴唇冻得发紫,手指也变得僵硬。杨红超看到这个较真的学员,主动留下来陪她加练,从手势信号到仪器使用,一点点帮她纠正偏差。

“当时就觉得,这个教练员不仅专业,心还特别细。”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,纪青华的眼中满是笑意。

集训结束,纪青华的潜水成绩名列前茅,杨红超也记住了这个不服输、肯吃苦的女兵。训练场上的交流渐渐延伸到生活里,相似的经历、相同的追求,让两颗年轻的心越靠越近。

2019年初春的一个周末,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训练场。杨红超趁着难得的机会,鼓起勇气走向纪青华,轻声说:“我觉得和你在一起特别踏实,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?”看着杨红超眼里的真诚,纪青华用力点了点头。

确定恋爱关系后,他们的见面地点大多在训练场上。杨红超的队伍在场地东侧练战术协同,纪青华的班级在西侧练射击,两人隔着几百米的距离,偶尔能透过人群看到对方的身影,却很少有说话的机会。有时候赶上两人都值班,只能在营区的路上匆匆见一面,说上几句话就奔赴各自的岗位。

一次,旅里组织夜间伞降训练,纪青华主动报名参加女子特战连的“夜



陈磊绘

降攻坚组”。杨红超在纪青华登机后便来到引导员身旁,密切关注纪青华的情况。按流程,队员跳出机舱后需通过对讲机报告“伞开正常”,告诉地面保障人员自身的安全情况。可轮到纪青华跳伞时,耳机里却迟迟没有传来报告声。

夜色渐浓,能见度不足50米。“07号!07号!请报告伞况!”引导员反复呼喊纪青华的代号,耳机里却没有一点讯息。地面保障人员也紧张起来,手电筒的光束在夜色里来回扫动。一旁的杨红超手心沁出冷汗,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猜想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:是通信设备故障?还是遭遇了夜间气流导致伞绳缠绕?杨红超越想越慌,忍不住朝预设着陆场的边缘跑去。当他终于在一片树林边看到纪青华时,悬着的心才放下来。原来纪青华跳出机舱后遭遇乱流,对讲机被气流吹落,她只能靠经验调整姿态,最终在偏离预定区域500多米的地方安全着陆。看到满头大汗的杨红超,纪青华举起完好的伞盔,喊道:“我没事,就是通信断了。”杨红超立

即上前帮她解开伞包,因为后怕,他的指尖还微微发颤。

由于特战队员工作的特殊性,他们将恋情告诉家人时,起初并未得到支持。

纪青华的父母得知女儿的恋爱对象也是军人,第一反应就是反对:“俩孩子都是当兵的,聚少离多不说,还总进行高强度的训练,做父母的心里不踏实!”杨红超的家人也有顾虑。他父母原本盼着他能找个“工作安稳”的对象,得知纪青华不仅是军人,还是特战队员时,家人非常担忧:“俩孩子都在部队,家里有事连个搭把手的人都没有。”

面对双方家长的担心,杨红超一边耐心同父母解释,一边利用五一假期,拜访纪青华的父母。到了纪家,杨红超便跟着纪父扛着农具去地里种玉米。看着杨红超在田间卖力劳作的身影和晒得发红的胳膊,纪母终于点了头:“这孩子实在,对咱们也上心,是个能靠得住的男子汉。”

2020年年底,两人穿着冬装服来到

父亲的笔茧

■李泽平

看,‘功夫’就是这样长出来的。”

多年后,我追随父亲的脚步,穿上了军装,来到第82集团军某旅,从事新闻报道工作。然而,起初工作开展得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顺利。精心采写的稿件一次次石沉大海,让我有了深深的挫败感。一次我休假回家,父亲看出了我的失落。他默默伸出右手,摊开掌心,轻轻放在桌上。那粗粝的纹路、坚硬的质感,瞬间将我的思绪拉回童年。

“孩子,还记得它吗?”父亲指着手上的笔茧,声音低沉而温和,“写作技能不可能一蹴而就,但你笔下的每一篇文章,都在向成功靠近。别怕碰壁,只要你坚持下去,终会迎来‘下笔如有神’的一天。”

那天,父亲的话语和他指上的笔茧,深深印刻在我心里。我意识到,有些情感依然需要用笔尖的温度感知。于是,我保留了手写稿件的习惯。每次

外出驻训或执行任务,我的行囊里总少不了父亲当年送我的那支老式钢笔。它跟着我从营盘出发,辗转于大江南北的演训场。

有一次,我看到关外荒凉的驻训场上,通信兵小李在狂风中死死守住天线基座,风沙灌满他的口鼻。他满脸沙土,嘴唇干裂渗血,却对着跟跑跑来的我咧嘴一笑:“风再大,信号不能断!”深夜,我借着微弱的灯光,在沾满沙土的纸上记录下这动人一幕。

还有一次,我来到寒流席卷而过的塞外草原演训场,裹着大衣,依然冻得牙齿打战。寒风中,修理技师赵班长正俯下身,用冻得通红的手,一处处检查车辆的油路管线。他对身旁的年轻战友说:“装备‘娇贵’,得照顾好,明天冲锋才靠得住!”我掏出本子,呼出的热气瞬间在纸上凝成一层薄霜。我的笔尖划过纸面,留下断续却清晰的笔迹。

岁月有情

我与翠平是相亲认识的。那时我还是驻武汉某部的一名士官,在营部炊事班当炊事员。

2003年夏天,我计划利用探亲假的机会回家探亲。营副教导员给我批假后,叮嘱我多努力,争取这次解决“个人问题”。

临行前的晚上,一些已婚或有对象的战友纷纷给我传授经验。有的说,当兵的情况特殊,平时难得见面,休假时就尽量跟她多见面;有的说,要大方的,该主动时就主动……炊事班班长老杨说:“不是说旅里要调你到宣传科当报道员吗?我看你这次回去就别说是炊事员了,报道员总比炊事员好听的。”

“可万一调不过去怎么办?那不露馅儿了?”我有些担心。

此前,旅宣传科干事来我们营里,得知我在驻地电台发表过两篇散文,又看了我写的一些稿件,说宣传科正缺报道员,有意调我过去。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意向,一切都还没定。

火车上,我一直在犹豫:等见了面,我该如实说自己是炊事员,还是报道员呢?

我不由得想起了上一次相亲。女孩在保定一家医院当护士。她姑姑在保定开一家理发店,我们便在店里见了面。

她姑姑问我,在部队是干什么工作的。我回答,是炊事员。说完后,我发现女孩姑姑的嘴角似乎微微撇了一下。女孩眨了眨眼睛:“跟我姑父工作差不多,我姑夫在饭店当厨师呢。”

等我第二天回到县城,那次相亲就没了下文。当然,其中可能有诸多原因,但我想,如果我不是炊事员,而是旅宣传科报道员,会不会是另一种结果呢?

想到这里,我打定主意:到了家,只要有人问我,我就说自己在旅宣传科当报道员。

我家邻村有一位退役多年的战友海生,曾经也是部队的炊事员。海生家对门,就是翠平的四姑家。翠平比我小5岁,在保定打工。见我回来,翠平四姑给她打了电话,约好第二天下午见面。

第二天,我早到了海生家,在他屋里不知等了多长时间,终于听到外面的说笑声。我向窗外望去,看到一个穿绿衬衣的女孩一晃而过。

我跟海生等人立即起身出来,在大门口见到了翠平。还没说话,她便冲我一笑。一瞬间,我的心似乎颤动了一下。

在翠平四姑家,我们简单聊了聊。过了一会,四姑把翠平叫到一边说话。我在不远处观望,心里琢磨着翠平似乎没看上我,四姑大概在劝说她……我感到有些失落,可越是这样我越不想放弃。

过了很久,翠平终于点了点头,又向我走过来。旁边有人提醒道:“你俩一起去山上走走。”

我们朝村边的小山上走去,夏日的风吹来,很是清爽。

我们一边走一边闲聊。当她问我在部队做什么工作时,我犹豫了一会儿,说:“在旅宣传科当报道员。”她没有再问太多。翠平的家在更远的山里。当晚,她住在四姑家,我回了我们村。第二天吃完早饭,我再次来到海生家。没过多长时间,翠平的父亲与哥哥和一些亲友都生长。

当我的名字一次次出现在报纸上,我笔下的故事渐渐被更多人看见,我兴奋地打电话告诉父亲。电话那头,他笑得开怀,语重心长地说:“记住,笔下有兵,心中有责。你手指上的茧,还得继续磨,别让它消了。”

在键鼠取代钢笔的今天,父亲用他饱经沧桑的笔茧,指引着我在写作之路上努力前行。而我指上这层日益清晰的茧痕,也成为我扎根基层、记录时光的印记。它告诉我,只要脚下沾满泥土,笔端饱含感情,笔耕不辍,终有回响。

情到深处

望着车窗外逐渐泛起的鱼肚白,尚玲将怀中的小包抱紧了些。包里装着丈夫王孝心最爱吃的牛肉干,还有一瓶她亲手制作的樱桃罐头。历经59个小时的绿皮火车、3个小时的高铁、3次辗转换乘,她终于来到丈夫的驻地——黑龙江绥芬河。

尚玲,是海军某训练舰支队保障大队二级上士。她的丈夫王孝心,是驻守东北边防陆军某边防旅的上尉连长。前不久,王孝心原计划休假去尚玲的新疆老家与家人团聚,却因任务未能成行。电话里,他的歉意还没说完,尚玲便做出了决定:“你走不开,那我过去。”

看着尚玲风尘仆仆地出现在营区门口,王孝心接过行李时眼眶泛红:“一个人走了这么远的路过来……”尚玲只是笑着递出小包:“给你带的,还好没坏。”

令尚玲有些意外的是,眼前的营区和她记忆中不太一样。王孝心把她带到了一栋崭新的家属楼前。“这是?”尚玲有些惊讶。王孝心脸上露出自豪的神色:“去年刚翻新的。旅里说,不能让来队的家属受委屈。”

走进房间,尚玲发现这里虽然简朴,但处处透着用心:新粉刷的墙壁,崭新的热水器,厨房里基本的厨具一应俱全,营区官兵还自发组建了“暖心服务队”,定期打扫卫生。

久别后的相聚让他们欣喜,但军人肩上的责任不能放下。第二天天不亮,王孝心一行就踏上了巡逻路。尚玲的探

兜里插笔帽的人

■北耕

来四姑家跟面见了面。

那天下午,我又带翠平见了我的母亲。母亲一见到她,笑得嘴都合不上了。

十天后,我与翠平订了婚。这期间,有好几次我想告诉翠平,其实我是一个炊事员。可最终,我还是把话咽了下去。

回部队后,果然如我所担心的,调动之事一直没有音讯,我依然在营部当炊事员。每每想到那个谎言,我总觉得别扭。以前我们村有人讲笑话,说一个人相亲时在上衣兜里插了支钢笔,看起来很像文化人。可有人大为不安,立即给翠平写了一封信,如实告诉她,我是一个炊事员,之前是我欺骗了她。信寄出后,我心里无比忐忑。

几天后,翠平回了信。信中说她的确生气,但这是原谅了我。

又过了些时日,我因工作认真负责被调到二连任司务长。得知消息后,我立即给翠平打电话。她听到后很是高兴,劝我多学习,并嘱咐我工作中不能犯错误。

3个月后,旅里果然调我去宣传科当新闻报道员。我再次给翠平打电话报喜。翠平笑着说:“你这角色算是提前演过了。这回真去了,可别让我失望哦。”

我说:“放心吧。”

一年后,我们领取了结婚证。

从部队新闻报道员,到《空军文艺》编辑,退役后在《军嫂》杂志社任编辑、编辑部主任并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……我用一步步的踏实与努力,终于抹平了那时的谎言。这也得益于翠平给我机会,并一如既往地支持着我。

高地晨曦

■林凡琪

亲时间,多数是在等待中度过的。但她也没闲着——同为军人,她太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了。

看见几个战士的作训服袖口磨破了,她找出针线包,为他们细细缝补;炊事班忙不过来时,她系上围裙就去帮厨,和面、擀皮、包饺子,动作麻利;得知连队正在准备军事比武,她凭借在海军练就的战场救护技能,主动给战士们上了一堂急救课。她补的衣服针脚细密,她包的饺子皮薄馅大,她教的救护方法实用易学——这些来自“嫂子”的关爱,让官兵心里暖烘烘的。

尚玲的理解与付出,感染了连队的战友。许多战士用朴实的行动回报这位可敬的军嫂:有的送来自家烙的饼,有的端来刚煮好的饺子,还有的悄悄把连队温室里新成熟的一批小番茄放在她门口。

一周的假期转瞬即逝。临别前一晚,王孝心看着默默收拾行李的妻子,内心充满了不舍。恰逢周末,他悄悄定了一个闹铃。

第二天,天际还未透亮,王孝心带着尚玲,登上了他平日巡逻时常会经过的一处高地。他们并肩坐着,望向远方天地相接之处。

不多时,一轮红日喷薄而出,万道金光瞬间洒满连绵的山川与树林。“看,这就是我们守卫的地方。”王孝心轻声说。霞光映在尚玲的脸上,也照进了她的心里。

尚玲轻轻靠着丈夫的肩膀,王孝心握着妻子的手。两人没有更多的言语,只是微笑着,凝望那片被阳光点亮的山河。他们的微笑,融入晨曦,温暖而幸福。



家庭秀

爸爸的怀是安稳的港
我坐在上面看满屋的光
妈妈的笑是软软的糖
她伸开手等我扑进她抱
书页轻扬
墨香绕梁
图书室里藏着梦的远方
谁彩暖了春天
温柔甜了时光
我夹在中间
把一家的团圆
放进小小的心房

丁勇配文

定格

近日,新疆军区某团二级上士刘明忠的妻儿来队探亲。图为刘明忠带妻儿参观图书室。

陈尚庚摄